

卷三

訓俗遺規卷之三

三才堂藏板

桂林後學陳宏謀編輯

朱柏廬勸言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

宏謀按勸言止四則耳而其義則該括而無遺充其量
可以希聖賢否亦不失爲寡過若與之相悖則不可以
爲人矣先生之尊人節孝先生名集璜明季以諸生殉節
先生茹哀飲痛自比廬墓攀栢之義故號曰柏廬潛心
聖學躬行實踐杜門授徒多所成就讀此可知其制行
之篤而教人之切也

孝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

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獨怪
今人財寶本是身外之物強欲求之不得爲恥孝弟是身內固
有不得如何不恥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舍一過便去得而復
失則又深恥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恥不必
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只如晨
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不爲極而至於生不
能養死不能塋大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
兄弟噫是卽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床共
席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生望長而進德奈何反至於
此故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身着五色
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親之喜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

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烏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烏有孝子悌弟而不爲鄉鄰所稱皇天所祐者其不孝不友者反是何不勉之

勤儉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爲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倣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況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卽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爲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

言作道夫 卷三
宜早爲物宜早辦者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
耗費第二要晏眠蚤起侵晨而起夜分而卧則一日而復得半
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只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
而罰惰卽人事贏詘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
苦一處不周密二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爲者必親自爲
之須一日爲者必一日爲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戕其生而
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爲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
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鬪力構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
辱身第二要量力舉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
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
無力道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人之歎羨

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爲不愛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純袴成習素所不諳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閑放蕩博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竭已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爲害而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儉之爲尙也

讀書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

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聖賢之書不爲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宜至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口上說得幾句雅話未足爲佳也所以又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誤并誤子弟亟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爲不祥卽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爲上等學者不然者亦

只是樸樸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自讀教子弟讀卽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稱爲自好之士究竟實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積德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叫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心不待人教之也

卽此便是德卽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卽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鄰邨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末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劬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已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并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美又如啟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

積德之心則無往而爲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曰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真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不肯爲吾又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

張楊園訓子語

宏謀按人情愛其子莫不在榮名厚祿至於立身行己則以爲迂似可不必學者也豈知立身行己不可無學此而不學雖倖邀榮名厚祿而處非其據止足取辱耳先生以躬行所得爲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理惟主於忠信篤敬實爲立身行己之極則所宜家置一編者也以限於卷帙所錄止十之三讀而有得更當者全卷而悉之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爲善修其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爲其不爲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非欲徼福

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禍福恒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不
畏也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
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一身心而已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概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於家
祖宗以厚德啟其後昆則寢昌寢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及
古今不易之道也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
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
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
謂於他人厚者未之有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
之所不見厚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

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

與整齊嚴肅不同

雖所執

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尙陰刻作事多陰謀末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言夙夜念之

子孫只守農土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倡優下賤及市井罡棍衙役里胥一路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饑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未

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意斯淫爲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然則詩書之業可不竭力世守哉

可以警世之薄

讀書爲無用者更可以警不知讀書爲何事者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尙爲農爲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游閒入於非慝易以爲善

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恥非所恥耳
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實論之耕則無遊惰之
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黷詐之習思無越畔
土物愛厥心數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遊頑則不
可耳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
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
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之心必至父母養生送死
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卽父母不若無此子卽祖宗不若
少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況其下乎一

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已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已不責人責已

身處富貴尤宜鑒此不可視為人有求於已而已無求於人也

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已當反已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慎謀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裁者培